



从蜗居到套房的生活变迁

□杜敏

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我从师范毕业分配至南充市嘉陵区乡下的一所完小任教。所谓完小,是既有小学也有初中,之所以叫小学而不叫中学,是因为办学条件达不到中学办学要求,故又称“戴帽初中”。

来校伊始,首先要解决住房问题。那时还实行住房分配制,但前提得有房呀。学校的做法是,先自行联系有空的宿舍,然后再报备,如果没有,就先在外租房,等有了空房再解决。我去的时候刚好我的初中老师因他爱人在镇供销社上班,他基本都住供销社,所以他就把宿舍让给我了,这样就解决了我的住宿问题。为此,我特别感谢这位恩师,如今斯人已逝,在感恩之余,徒增一分伤悲!

宿舍外临一条小河,很小,8平米左右。而要进入宿舍,必须先穿过一间教室。那时可没有配套而集中的教师宿舍,宿舍就是在各个教室拐弯抹角处搭的个“偏偏”,也就是所谓的蜗居。但我已心满意足,至少它是我的栖身之所,我不至于居无定所。但很苦恼的是,每天必须多次穿过教室,特别是白天有学生正在上课时最为恼人。次数多了,上课的老师就不满意了,无奈,我每天只能在她那板着的脸色中进出蜗居。

宿舍虽小,但肝胆俱全。靠墙安了一张1.2米宽的床,紧靠床头安了一张书桌,床尾放了一个小衣橱,靠近门口处筑了一个蜂窝煤灶台,放了一张供切菜用的学生书桌,房中还摆放了一张小饭桌。这样,房间的空间就所剩无几,不足两个平米。其它杂物之类,一切屈居床下。

宿舍不通自来水,每天都要往返井台多次,上厕所要去百米之外的公厕。在寒冷的冬夜,为了减少如厕之苦,学校家家户户都备有一个夜壶(尿罐),我也不例外。每天一大早,大家三三两两提着夜壶去厕所,见了面互相问候,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。

要在一个狭窄的空间里煮饭,实在是一件烦恼的事。蜂火炉要保证它24小时不能熄火,必须时时关注到火势的衰微以便及时更换新的煤球。没用火时火势太强太耗煤球,让人心痛;火太弱了又易熄火。每当炒菜需要火力的时候,煤火却使不上劲,有时只得加些木块来助力。蜂火炉那刺鼻的味道常常呛得人咳嗽不止,每次刨除煤灰时都得小心翼翼,否则满屋尘灰,还得时时开窗通风,以防煤气中毒。

不久,我在这个蜗居里结婚了。此后,要在这个几平米的空间里来安顿一家三口的吃喝拉撒,实在是一件费心费神的事情,可我却不以为意,反而非常乐观。记得我当时自拟并手书了一幅对联张贴于陋室门口:品清茶话薄酒高朋满座,迎远宾聚近客喜气盈门。我还填写了一首《水调歌头》自娱自乐:

在地结连理,在天共比翼。寒士缘配淑女,得惠天地意。陋室同谱爱曲,淡茶共度清贫。笑谈尘与世,把酒云和月,抒我胸中意。

历风雨,穿荆棘,喜盈盈。金风惠我,满座高朋迎临。笑我薄茶一杯,赠君万丈情义。情深水如蜜,金樽共一杯,谨此谢佳宾。

婚后,我们倾家所有置买了一台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和一台收录机。可蜗居外临小河,加之土墙破窗,给了贼人可乘之机,有天半夜趁我举家外出之际将值钱之物席卷一空。我无奈地望着天,眼泪在眼眶中打转,强忍着悲愤还得安抚家人。我在这个蜗居里呆了4年,在这4年里,我结了婚生了子;我在这个蜗居里也苦读了4年,文凭从中师升到了大学本科,成为那所小学的第一个本科生。

后来学校有空房出来,我就从这个蜗居搬出,搬到了另外一个蜗居。这个蜗居在一个木质的小阁楼上,面积比之前的蜗居还小。好在它在楼上,比较安全,环境也要好点,而且过道可以安放蜂火炉,还可以摆放一张桌子,可以堆放一些杂物。再后来,九十年代末,我在学校集资了一套小两室的单元房。我终于结束了那苦乐参半的蜗居生活,第一次给自己置办了一个书架一张书桌。我之于生活,已经是非常的心满意足了。

十年后,我考调进城,几年之后买了一套三居室的商品房。如今,住在这宽敞明亮舒适大气的套房里,我幸福感满满,又拿起久违了的笔,我要把我对生活的热爱,幸福而快乐地流淌在我的笔尖!

忙不完的家事

□曾智成

头天答应了给老婆弄鱼头吃,第二天那么好的天气都没出去钓鱼。我弄的泡椒鱼头一级棒,这次变个花样弄剁椒鱼头。剁椒鱼头没弄过,火上竹荪炖着鸡,网上查剁椒鱼头的做法,越看越复杂,难得看,就照我的泡椒鱼头做法来弄。10点过老婆睡醒起来,说天气这么好把窗帘拆下来洗了。

“领导”布置了任务自然要执行,3幅窗帘拆下来时挨边11点,我要老婆把窗帘洗好放在盆中我回来挂,我去买鱼头。匆匆忙忙买回鱼头,用盐、白酒、花椒粉码味。刚把做鱼头的泡红海椒泡小米椒泡姜与蒜剁碎,窗帘已洗好一幅赶紧去挂。

窗帘大,洗衣机一次只能洗一幅,妻洗一幅我挂一幅。这边煮饭弄菜也在加紧,铁锅下猪油煎鱼头,两面都煎过铲起;锅内倒入炼熟的菜油,等油五分热时下豆瓣剁好的泡红海椒泡小米椒泡姜与蒜翻炒,炒出香味下鱼头少许白糖少许醋掺开水闷煮。水掺到漫过鱼头一半,两面翻着闷煮十几分钟。锅内汤汁勾芡洒葱花淋在鱼头上,泡椒鱼头做成。

这顿午饭吃安逸了,竹荪炖土鸡黄澄澄的鸡汤营养可口,折耳根莴笋一红一绿拌在一起,生的装盘,酱油醋白糖蒜泥红油香油淋上,瞧着鲜活,嚼着脆生,闻着清香四溢。泡椒鱼头酸香软糯口感甚佳,老婆赞不绝口说比馆子头的地道好吃。

中午吃得这么过瘾,晚上买点抄手吃就行了。骑电动车去祥和里买抄手,电动车几乎没骑,但一周还是要充次电保护电池。30个抄手13.5元。老板娘兴冲冲地要我扫支付宝,说有红包。半信半疑的我扫了支付宝红包,扫到

7.2元,13.5元的抄手我只出了6.3元。老板娘说我手气好,我倒不这么认为——买彩票咋没这手气呢?

抄手买到不忙回家,给电动车充上电,去杂货店把温水瓶买了。昨天才想到,家里的温水瓶就只有用着的那个,如果坏了换的都没有。昨天想到买温水瓶,立刻在网上搜索,卖温水瓶的多,买家评语说好的有说坏的也有。温水瓶标的规格看不懂,算了,就在实体店买,见得到实物。杂货店有温水瓶卖,20元一个,就是我要买的那种,交钱就拿到商品。

买到温水瓶好高兴,回家路上碰到流动百货摊,线织手套5元钱买一双,又了却一件事。天冷了,打字手冷,戴双手套好得多。因是操作电脑,就要买这种小巧紧绷的线织手套。路过连锁店,又把洗洁精买了。买的东西昨天想到要去大超市才能一站买齐,结果就在家门口转一转都买到了。

还有件事——拖地。拖地是个复杂事,家里养着狗,拖地先用扫把扫,扫了才拖。又给狗狗换垫布,洗垫布,喷药。搞完已3点,下楼遛狗,到家抓紧时间打开电视看,也是休息一下,今天太忙了。还没忙够,吃了晚饭又忙一阵,用过的锅碗瓢盆真是一大堆,不过看见洗刷好的炊具碗盘在滴水篮中滴水还是有丝惬意,今天的家务事终于完了。

完不了!突然想起电动车的充电器还没拔。下午遛狗都想到转回来把电拔了,可一路想着还有啥子事没做就把这事给忘了,现在想起来当然要去拔充电器了。

家务事,硬是要等上床睡着了才按得下暂停键。

文火慢煮享时光

□周汉兵

小时候,我是一个“急性子”,总希望做事能快一些。比如,米一下锅就期盼饭快点熟,出门就盼望快点到达目的地,信一寄出去就期盼着收到回信……但那时,时光总是慢腾腾的。曾经,没有电饭煲,没有高压锅,基本靠柴火,所以每当煮饭时,总是喜欢往灶膛塞大柴,希望把火烧得旺一点。没有动车,没有高铁,甚至连客车都很少,每次出行,就只能努力把脚步翻快一点,希望早一点到达。寄出的邮件,自己完全不能操控,除了等待,还是等待。

那时,在乡下吃油汤饭是件很让人期待的乐事。腊月里,农活闲了,腊肉香肠也备好了,就常常在晚上煮油汤饭。遇到下雨的日子,下午四五点钟,母亲早早地把已经晾干洗净的腊肉切成豌豆或胡豆大小,或者取一根排骨斩成小节放入锅里,再把大米、绿豆、黄豆、花生仁、红萝卜或白萝卜粒等杂七杂八的东西悉数倒入,大火烧开,然后小火慢煮。这时,一家人围着灶膛,借着柴火的热气取暖,听豆子在沸水中翻滚的声音,散漫地聊着收成、聊着日子、聊着梦想。慢慢地,锅里的声音由清脆变得浑浊了,升腾的烟雾浓了,米香、豆香、肉香开始融合在一起,逐渐弥散整个厨房。霎时,一切酸甜苦辣,全部沉淀到这锅里。

“熟了没?熟了没?”隔一小会,我又急迫催问。“莫急,莫急嘛!”母亲安慰着我们,“熬久点,粥才香。”明火熄灭,母亲还是急于揭开锅盖,而是利用灶膛里的余温,继续焖上一阵,把我们的胃口吊得高高的。那飘逸的香味,在锅盖的阻挡下,我感觉分明又回归到了粥里。

舀上一大碗,冷空气很快压住了热气,粥的表面不再是烟雾袅绕。但一口喝下去,舌头被烫得发红发痛,却还是一边吐着舌头一边忍不住又喝下一口。如此吃上一阵,整个身子都暖和起来,等一碗吃完,额头、背上都会冒出细细的汗珠。汗珠里,不仅有香味,更浸泡着温暖。现在回味起来,这油汤饭不仅需要文火慢煮,而且也是需要慢条斯理品尝的。

如今,时光变快了,甚至变得有些急促了,这种“围炉煮粥”的日子很难有机会再体验到。

在我居住的城市,喝米粉是众多市民乐此不疲的事情,我也是“粉友”。每次到米粉店,我很喜欢站在锅边看吊汤,这是很惬意的事。看着越来越浓的骨头汤冒出或高或低的水柱,在大锅里不紧不慢有节奏地跳动着,浮躁的心顿时平复了很多。

多年来,我和妻子总喜欢使用砂锅。家里这口砂锅,是一个土瓦罐,还是参加工作不久在一个小镇上买的,至今已有20多年,搬家几次都舍不得丢掉。每次买回骨头或者比较老的鸡鸭准备煮时,习惯性放入砂锅,大火烧开,然后用小火熬上几个小时,这汤就炖得浓浓的、鲜鲜的。

一碗粥、一锅汤,文火慢煮,这日子就多了滋味。烂漫不过世间花,慢煮光阴一盏茶。在“奢华”的日子里,我们可以煮一壶茶,自斟自饮;可以捧一本书,随意而翻;可以与家人促膝而坐,相视无语……寻一份简约,慢享时光,日子也许就在不经意间被煮得暖暖的、融融的、美美的。